



红披风

修白 / 著

从女性的视角，把握当下城市各阶层人物的情感遭际和生存现状，描写了众多人物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读来让人倍感温馨，彰显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红披风

修
白／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披风 / 修白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3

(中国书籍文学馆·小说林)

ISBN 978-7-5068-3962-4

I. ①红… II. ①修…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5257号

红披风

修白



图书策划

武 建

特约编辑

陈 武

责任编辑

王文军 刘 娜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4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62-4

定 价

36.00元

序

李敬泽

“中国书籍文学馆”，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爱文学的人开放，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文革”时有一论断叫做“读书无用论”，说的是，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但说到读文学书，我也是主张“读书无用”的，读一本小说、一本诗，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那不如不读，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诗给读歪了。怀无用之心，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它所能予人的，不过是此心的宽敞、丰富。

实则，“中国书籍文学馆”并非一个场所，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按照规划，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品，就好

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

现在要说的是“中国书籍文学馆”这批实力派作家，这些人我大多熟悉，有的还是多年朋友。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现在，“中国书籍文学馆”把他们放在一起，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

当代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大抵集中在两端：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十儿人而已；另一端则是“新锐”青年。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很舍得言辞和篇幅。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一批作家不青年了，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他们写了很多年，还在继续写下去，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

但此中确有高手。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

一、他确实没有才华。

二、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

三、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

四、他的运气不佳，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记住他。

也许还能列出几条，仅就这几条而言，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可能性和创造契机，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中国书籍文学馆”

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点——它可能真的构成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且，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或许是别有洞天，或许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修白以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从艺术形象的性格内涵及其与相关人物关系中窥探出文本的思想意蕴与社会意义，这也是小说反映或再现社会人生的深度与广度所在。她的小说叙事不乏怀疑与追问，对人性变异的深微过程有着绵密细腻的把握，揭示了人的精神痼疾与困境。在洁净自然、不施铅华的语言流程中，小说叙事抵达当代人心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独到的视角彰显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空洞的房子

001 ◀

入场券

026 ◀

似有若无的墙

049 ◀

手艺人

053 ◀

证人

065 ◀

夜坐时停了针线

107 ◀

择 校

122 ◀

友贵是上海人

132 ◀

产房里的少妇

► 142

第四者

► 156

缓慢的激情

► 173

不想分手

► 198

红披风

► 226

后 记

► 260

附 录

► 264

空洞的房子

离开村子两三里路，隐约听见身后传来的狗叫声，一阵紧似一阵，有些不对劲。老五停下脚步，瞪着帽檐下贼亮的眼睛，四下张望。忽然，像动物一样，耳朵紧贴着地面。当他确定声音的来路，从背后而来，他从地面一跃而起：听见狗叫了吧？你男人来追我们了，快跑啊！不然狗会咬死我们的。老五的心里有些慌乱，他一把拽过桃子的手，拉起她，撒腿往前跑。

收获的时节，麦田里黄灿灿的一片，村子里，除了在外打工的人，剩下的就是老弱病残。一些回来农忙的壮劳力，基本上都在田里。没有人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闲着，他们要抢在雨前，把一片片倒伏下来的麦子，全部收下。

老五已经是三十出头的人，没有房子，娶不上媳妇。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和那些农忙的人相反，他去过大城市南京，向往那里的喧哗。他的大哥一家就在那里生活。听父亲说，当年，大哥就是在闹饥荒的时

候，带着媳妇儿子沿途要饭，流落到那里的。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村东头的瞎眼老婆婆家，媳妇是新买的，叫桃子，脑瓜有点木愣。她男人下田干活的时候，老五溜来了。老五说，这是南京六合那个地方带来的猪头肉，猪头肉很香，你吃一口，就喜欢了。老五的眼睛闪着黑黝黝的光，粗大的手指头，夹住一块猪头肉。桃子张大了嘴巴。你跟我到南京去，那里，天天都有猪头肉。桃子的舌头，弥漫着猪头肉的香味。她的眼睛亮起来，寻着味道，跟着老五，在村口的石子路上疾走。他想带她尽快地抄上公路，公路上有来往的汽车，好搭便车。

老五边跑边想：村子里的狗，肯定比他们跑得快，他拖着她是跑不过它们的；村子里的人，肯定是先往汽车站方向跑，堵截自己。过去，村里发生过几起买来的新娘逃跑事件。她们不熟悉情况，从来没有逃脱过，跑出去的新娘，总是在车站被截住，男人就是用狗来追堵逃跑的女人。

老五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对付他们，要比那些买来的新娘有经验。他没有向车站方向跑，他把手上的猪头肉撒在地上，跑到和车站相反的一条羊肠小道上。

顺着小道，他们爬上一座灰黑色的山崖。两个人拉着手，穿过陡峭的崖壁，是一片乱草丛生的荆棘，一根枝蔓上尖锐的刺，划开了老五的小腿，一缕细长的血痕渗出，生疼的感觉就冒出来。而狗叫声却被坚硬的岩石，渐渐挡在了山的后面。

桃子跑了，跟老五跑掉了。瞎眼老婆婆捶胸顿足。在桃子的记忆中，跟男人跑来跑去，就是她的生活。桃子以为，生活就是在路上，吃饭和睡觉。

桃子被卖到瞎眼老婆婆家，做她的儿媳妇，是第二次。

第一次，她十五岁，长得壮实，看上去有十八岁。不善言语，以为是害羞。这就有了卖相，人贩子巧舌如簧，嘴皮子像煎锅里的油饼，翻来倒去，金黄灿烂。

买她的男人是个瘸腿，遇到这样的青春少女，还是心动了。人贩子看出苗头，价格提到了八千块钱。瘸腿嫌贵，软磨硬缠，最后花了五千八百块成交。村里几个本家族亲凑的钱，自然把她看得很紧。

桃子不像村里其他人家买来的新娘，又吵又闹。她从来不出声，仿佛是个哑巴，但她分明是会说话的，却没有人听过她讲话。大概过了一年的光景，她给那户人家生了个儿子。白天，她除了喂奶，就是蹲在地上，逗邻居家的几只小猫玩。瘸腿男人看她没有心思逃跑的样子，渐渐放下心来。

时间一晃，小孩已经过完满月。一年一度的庙会开始了，村里人跑去赶集，瘸腿男人想去。前些日子卖的两头猪钱还攒着，琢磨了一会，决定带桃子一起去。

一路上，瘸腿男人想，添丁了，而且是男丁，要给这娃子家置备点什么，瞅着长着，不置备点，将来靠什么种田。

到了庙会，瘸腿男人去路东头一块稀疏的林子里看牲口。转来转去，他看中了一头拴在树干上的小黄牛，摸着光滑的牛犊，有些合心意。卖家是个尖嘴老头，场子里混久的，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意图，打定主意，先把他套住，再慢慢揉出他的油水。

你是真想买，还是问着瞧。卖牛的老疙瘩在试探他，激将他。几个回合下来，价格是让了，每次都是一点点，再还下去，死活都不肯。还走过去牵牛，要走的样子。瘸腿男人就越发想买了，心思全放在这头小黄牛上。

这时，一个外村的女人走过来。她扭着水蛇腰，挤进人群，靠近桃子绕了一圈，四处张望，又蹿了出去。再进来时，装着不小心的样子，故意踩了桃子一脚。看她没有反应，就大胆地撞了她一下，像老熟人那样叫道，大妹子，你也来赶集。桃子抬起了头，木然地看着她。看到她手里拎着的一袋鱼，那是一袋蝴蝶鱼。桃子被那些鱼儿吸引，眼神就直勾勾的愣在鱼儿身上。

水蛇腰注意到了桃子直勾勾的眼神，这样的眼神，正是她要找的眼神。她看清了桃子的相貌，像老熟人那样和她搭讪起来。一番左顾右盼之后，她拉起桃子的手，朝一辆事先备好的马车走去。

桃子迷糊中上了马车。她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要上车，好像有点身不由己，又好像是女人手里的蝴蝶鱼，咬住了她的腿，她觉得那些鱼儿长得真好看。水蛇腰举起了装蝴蝶鱼的塑料袋子，朝她炫耀着，好看，都是给你买的。

眨眼间，女人就把桃子带走了。三个同伙坐上了另一辆马车。一路颠簸不说，还把桃子新换的衣服搞黑了一块，在哪里搞黑的，桃子不知道，但黑色像一块伤疤，搭在她的胸襟上，把她衣服上的粉红色花朵搅乱了。

一行人到了车站以后，换上长途汽车。汽车一直开到西水站，停下来。他们随着拥挤不堪的人流，下了车。桃子的一泡尿憋了好久，水蛇腰只好跟着她上了一趟厕所。然后，他们就带桃子，住进了附近的一家旅馆。几个人轮流看着她，不让她出门，他们却频繁地往外跑。

第二天，水蛇腰买了一件新衣服进来，叫桃子换上。又把她换下来的衣服叠好，叫她拎着。水蛇腰挽着她出门，像走亲戚似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跟着。走了五六里路，才看到一个村庄。他们沿着树林，径直走了进去，七拐八绕的，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口。看见一个男人迎出来，后面还跟了一个瞎眼老婆婆。

这个男人，差不多有桃子爹的年纪，至今没有娶上媳妇。瞎眼老太是他的母亲，本来不瞎的，年轻时给人贩子卖到村里，性子刚烈，三番五次的逃跑，直到被男人打瞎了眼睛，才在村子里安顿下来。

水蛇腰和她嘀咕了一会。她伸出鹅掌一样纠结的爪子，抓到桃子的身上。她的手颤巍巍地从桃子的脸揪起，又揪到她的脊背，拽了一把她脑后的马刷子，顺着她的脊椎敲下去，扳了扳她的双臂和手指，掐了大腿几下，一巴掌拍过屁股，嘴里小声嘟哝：“中”。

瞎眼老婆婆双手摸索着墙角，绕到柴草间，去和烧柴火的儿子商量

买媳妇的价钱，母子两个说了一会，水也烧开了，给来人倒上。两个男人蹲在墙角吸烟，水蛇腰和买主讨价还价。一番砍价之后，谈妥了四千块钱。瞎眼老婆婆哆嗦着手，半天才抽出裤腰带，递给儿子。儿子撕开腰带，抽出里面折叠的连成线的钱，沾了口水点了一遍。有些不放心的，又点了一遍，最后，交到瞎眼老婆婆手上。

水蛇腰有点沉不住气了。但是，这节骨眼上，要克制。她咽了一口流到嘴角的哈喇子，看着瞎眼老婆婆手里的钱，眼睛发光。瞎眼老婆婆吐了吐沫在手上，沾了一下，一张一张地数过。最后捏在手里，拖沓半天，递给水蛇腰的刹那，牙关都咬紫了。极不情愿地松开了纠缠着的鹅爪，最后的一颗老黄牙，就在这当口，一个囫囵，吞咽下去。

水蛇腰一把拽过钱，捏在手中。唯恐时间久了，发生变故，飞快地把钱揣到怀里，丢下桃子，拔腿就走。

桃子看着小鱼，喜欢得痴痴直笑。她坐在麦秸上，撕开水蛇腰走时塞给她的一块雪饼。阳光穿过屋顶的隙缝，照在桃子深红色的新衣服上，映红了桃子的半边脸。瞎眼老婆婆的儿子坐过来，伸出一只手，去捏她红透的半边脸。看她不躲，又去拽她的裤子。瞎眼老婆婆摸来针线，拽开儿子，吩咐桃子，把她撕开的裤腰带缝好。桃子穿上针线，缝了半天，针脚歪歪扭扭。瞎眼老婆婆用手摸着她缝好的裤带，系好裤子。抓着她的胳膊，唯恐她跑掉。晚上，她的膀子上，拴了死结的绳子，另一头，就捆在瞎眼老婆婆的右手腕上。

隔天中午，村里来了一些人。搬来了桌子，凳子。聚在这里吃饭喝酒。桃子披了红头巾，心里有些快乐。又结婚了，天天结婚多好，穿新衣，有肉吃。

怕桃子会跑，男人下田干活的时候，把她锁在屋里。瞎眼老婆婆整天看着她，主要是听动静。人的眼睛瞎了，耳朵就会变得异常灵敏。而桃子年轻贪睡。瞎眼老婆婆虽然睡不着，却闲不住。日子久了，看桃子没有动静，只是贪吃，便对她放松了警惕。不时地去院子一角，捣弄鸡

食饲料，喂喂猪草。

大早，桃子的男人下地干活。她睡得正香。老五翻上山墙，趴在墙头上，盯梢。瞎子蹲在地上，“咚、咚、咚”，剥山芋藤。老五从墙头，小心翼翼滑下来。轻车熟路，缩着脑袋，弓着腰，眼里发着绿光。像一匹饿了很久的狼，闻着腥气，卷着腥风来了。

他轻轻地推开假锁的门，来到桃子的床边。前掌“嗖”地撩起她的上衣，一眼就照见那弹子般的乳头，镶嵌在胸前的一片白色之上。老五有些亢奋，舌头忽地卷过去。手，迅速地往下伸。桃子没有反抗，平躺在那里，任凭他拨弄。一会儿，桃子鼓胀起来，浑身抖得像筛糠。鼓胀的桃子，不知道如何是好。老五的子弹顶上枪膛，目标准确，开始射击。

狗叫声渐渐远了，老五不敢上大路。翻过面前的几座小山包，往临近大峡的那个村子。不知跑了多久，估计有两个时辰的光景。他们看见一片大水。老五知道，自己和眼前的这个女人逃脱了。

这是一个三面环水的村子，老五出生还不会走，就跟着头上的几个兄弟下水了。所以说，老五是先会游水，后会走路的。他的两条腿生来就是船人的桨，沉在水里划拉，比在路上跑，要快。他见了水，就像鱼儿回了家。深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去，沉到水底。游水的姿势千变万化，像一条会飞的蝴蝶鱼，一会儿就消失在芦苇荡深处。

桃子不会水。她愣愣地坐在水边。水边的芦荻在风中飞舞，桃子一脸茫然地看着芦荻。她在发呆，她的多数时间，都是这么呆坐着的。

二

刚到南京的时候，老五睡在不远处的桥洞底下。那时，他发现很多桥洞可以睡。选在这里，是因为桥对面的青瓦房里住着郭爹爹。郭爹爹是个鳏夫，以前和老五是一个庄的，多少沾了一点乡亲。

其实，老五的大哥一家，过去也是住在青瓦房里的。大哥的两个儿

子，一个做官，一个做生意发了财。这一大家子，早就搬得无影无踪。没有邻居知道他们现在住在哪里。但是，一定还在这座城市里。因为，他们过去住过的两间房子，现在是空的，没有人住。里面堆满了旧家具，杂物。以老五大侄子名字命名的高楼，矗立在电子一条街的中心。偶尔，会有眼尖的老邻居，看见老五大侄子开着豪华轿车，从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出来。一次，老五夜间骑三轮车送货，路过市中心那家奢华的大酒店，就看见二侄子和一群干部模样的人，酒足饭饱地出来。

白天，老五去找过大哥，找他帮忙，给办个三轮车牌照。嫂子训他，侄子都是在外边做大事情的人，这点小事情，不要给他们添麻烦。你该回老家种地，就回去，不要在城里瞎混，哪天，给公安当盲流抓住，不要怪我事先没有告诉你。

老五撞了个无趣，便死了这条心。挨着郭爹爹这里，对外就说是他的侄儿。游荡的盲流，不敢占他的窝子。后来，他在堂子街买了一辆没有牌照的旧三轮车。捣饬两下，还能骑。白天，去珠江路电子城一带揽客，踩三轮车送货。晚上，把车子骑进郭爹爹家的这条小巷子，停在他家的西窗格下。人就睡在车上，盖一块人家垫玻璃后不要的半截毯子。日子久了，就和这里的住户混了个脸熟。

老五征得墙那头郭爹爹的同意，搭了现在这个披子。因为是私搭，不交房租，又是从乡下来的，还带了个女人，院子里的住户很是不满。纵然一肚子意见，也碍着郭爹爹的老脸。这点，老五是知道的，识相的。城里人一向背他，不屑正眼看他。他对郭爹爹怯着，对瓦房里的其他住户也是。他总是小心地过院穿堂，尽量避着他们。等到没有人进出时候，他才到郭爹爹家的水龙头下，接一桶自来水。出去，站在月光下，擦把脸，悠哉地吹着乡下的小调，很满足。总算有了自己的女人，总算在城里落下脚跟。有的是力气，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天麻麻亮，桃子还在睡。老五已经起来，左顾右盼。院子里没人，像老鼠一样，飞快地钻进去，把昨夜停放在院子里的三轮车推出来。院

子本来就小，早起的住户，会嫌老五的车子占地方，碍事。这辆没有牌照的三轮车是老五的饭碗，前些日子新买的。他仔细地擦着车身一夜过来的雾水，嘴里咂着就要涎出来的哈喇子，他心疼这辆车，就像心疼女人一样。

老五过去的那辆旧三轮车，因为没有牌照，戴帽子的公家人，在一次检查中，逮住他。他拼命挣扎，他们把他摔倒。他的腰磕在路牙上，眼见三轮车被摔上卡车，没收了。他惊慌，害怕，唯恐他们把他也抓走。连忙钻进对面的小巷子，躲在一户人家的窗檐下。歇了半晌，才觉着疼。撩开衣服，发现青了一片，腿也擦破了皮，却不敢声张。他知道，像自己这号人，去找那些穿制服的公家人要东西，不是要死吗。你临时户口也没有，暂住证也没有。桃子就更不要说了。所以，老五歇了两天以后，没敢耽搁，在城河村的车辆城，很快选中了这辆新车。

老五买了新车，还是没办成牌照。他想，要是熟人就好了。那个和他一起拉车的金老头，因为有关系，连发票都没有，照样上了牌照。没有办证照的车子是非法运营。他就不敢像其他车夫一样，等在哪些商场后门，肆无忌惮地当街打牌。

老五始终是骑在车上，游动着的，像水一样淌着，满大街流来晃去。他的眼睛盯着来往的车流，注意着人群里，有哪些人可能要他拖货。看见目标的时候，两脚踩得飞快。人流稀少的地方，他就盯着随时可能会出现穿制服的人。这些公家的人，有时候，简直就是这个城市的村长。叫你死，你就死，叫你活，你就活。

老五在中央门一带的立交桥下揽活。这里有个长途汽车站，出站的旅客时常有大包小包的东西，要送火车站转车。三轮车是人力的，不要加油，就省了油钱。老五有的是力气。

其他的车夫，三五成群地占着人行道打牌，看来来往往的女人。看到一个从汽车站出来的年轻女人，挺着大波儿喊，送大桥多少钱？

一个年轻车夫手里甩着扑克牌，嘴里喊道，大波儿的摸下，不要钱